前漢書四十九卷

列傳十四

特進臣穆魏徵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顋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見稱加

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備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
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
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
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書
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
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
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
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是曰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
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刪詩正五
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道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
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
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李斯又
從而顛蹇侵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
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
藏內有延閣秘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闕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
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
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
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碩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
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
室鴻都東觀秘閣之書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
亂圖書縑帛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
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
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

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
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
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
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永則
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戎羯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
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
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
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
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

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弥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又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又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遺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説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滿於三

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
教約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
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
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
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
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穀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慳惜必須勒之以
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

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
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高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
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
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
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
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
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
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
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明堂互
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王賓所注與鄭亦異今
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
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室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
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
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
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

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又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
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
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
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
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
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
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擾燕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

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揔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簟篿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羙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鎛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陰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

文侯孝經傳鄭玄論五帝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秦紀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一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勰云不韋鳩集儒者尋子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令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揔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簟席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鎛反坫獻讓升降亦以陰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孟經傳學之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二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斌云不韋鳩集儒者尋幸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
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
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象之策也屋圓楣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
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
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四九八牖乘九宮之數也宮皆外設
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大屋高八十尺黃鍾

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
三尺以應三統閤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閤二十四丈
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
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
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
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
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閒
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天配天其義明著而廟
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嘗嚴父之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
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
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營構不覆基房間通街穿
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
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寮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
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
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
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
多有損益至於五室以祭天天實有
五若立九室內無所用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
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亦皆在堂偏
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
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牖四達布政之宮禮記成
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
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
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
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
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室各有户隅四户八牖
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
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返闡化覃海
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諒當議限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
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
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帝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
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天室以祭天天實有
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
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
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
德篇曰明堂四戸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稽講學
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
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
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
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室不覆基房間通街穿
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
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返闡化覃海
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
五府亦曰文祖黃曰神牙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
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帝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

多有損益無室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
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
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
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
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
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
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
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

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大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室其上重者也晉

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荷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邕蔡邕盡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處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擬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以朝諸侯乃宿設以見大行禮畢因以祠上帝於明堂上圜下方八窗重屋十二堂法天地八風十二律也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

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漢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圜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功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是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

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還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木王夏土不相生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

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還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木王夏土不相生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萎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

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
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
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
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
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
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
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
八卦之變而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

一日王制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日四分之法以
律度量衡審其分以出度量衡三日者合陰陽之
徵以類相從四日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准之
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之律
九十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正六十律清濁之節執
始之類皆易自造易者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
承也至元和年待詔銅鞮侯鍾鄭聲形上言宮無曉六十律
以准調音音著故待詔

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
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
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
志元帝遣羣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
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
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
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
八卦之變而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

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
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
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十六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
始之類皆房自造房去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
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數形上言宮無曉六十律
以准調音者故待詔臣以此法教其子宣願召

宣補學官士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乃典律者大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晝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諸樂名典又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

絃律令六十律爲樂得成所本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奏黃鍾若用黃鍾爲調歌大呂音用大呂爲調奏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器苟易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

下徵應林鍾以沽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其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憲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素特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詔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獨而退素笑曰奇童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矣不次爲陳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儀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後行禮具有降殺與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內納焉下

不徵應材鍾以
下徵應表則以
啟不徵上開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
之上其實一也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
正定部律志皆以為然今所用林鍾是
正宮應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
律志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
變宮

詔除其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位綫路未遑用者多稱職吏部侍郎高琴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起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称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則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士行敦時俗道表乃中庸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肇倫欽有叙垂拱東都居其局被賜詩

者至於文質場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改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增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甚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賻贈甚厚葬定安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東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

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位通顯進用甚多稱職史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弥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亦數有詩書遺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則弘詩曰晉家山濤世慮弘言先悟異哉時俗道喪乃中虚納言雲閣上奇才委佐余學行敦厚禮儀皇運初務尊倫紀有叙在朝車服居其同被賜詩

者至於太貨場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改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壇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常煬帝引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甚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子歸葬定安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畢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

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辨故非宰相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弥隆性寛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来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内史

覚次子方裕性凶險無賴幸江都興衰處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勰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紀省闥三十餘年委任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濁揚清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悕哉

隋書四十九卷終

列傳十四

隋書五十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定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厮僕耳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保據

巖容徑路懸絕慶東焉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右矟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拒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

後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揔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册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户尋以行軍揔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揔管俄轉寧州揔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揔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水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揔

巖谷徑路懸絕慶東焉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右矟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捍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斬數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後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摠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崇榮册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户尋以行軍摠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摠管舊甚見親待令督水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摠

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聆慈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曹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故尉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無籌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

甘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深思用慾見其家恩顧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伴造化一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弟運宜聖人之躰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捉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奇謀於掌握臣以賤微早逢天眷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宅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當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

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
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
知福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乃不忘彌
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所以優禮卒于
家子靜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年十五百户後為
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户後為朔州刺史先
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
遇害協弟皛字波羅門大業之世少襲宮中後為千
牛左右煬帝甚親昵每有遊幸恒侍從左右出
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未嘗隔門禁其恩待如此時人
號曰宇文三郎皛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
醜聲蕭后言於帝皛聞而懼數日不敢白其兄協因
奏之皛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皛安住協曰在朝
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弒逆之際
皛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
會日暮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皛與五十人赴
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嘉之八世孫祖
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堂之子蘭陵
太守榮陽郡公顯隨魏武帝入關顯毋毋謂所親曰此
兒平生未嘗廻顧當爲重器及長沉深有行檢不
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負外
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千時冀公
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世著冠冕而從
容儒服不改素尚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以有所徵發禮
成度以蠻夷不可擾動必爲亂止表固諫周武帝從
之俄而齊人果叛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帛
毗羅率精甲數千拒戰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
封冠軍縣公拜北絳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
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
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
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綏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

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盛飾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未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

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遇孝矩乃止其小女適周太祖爲兒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招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宰進位柱國賜爵河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　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計以公忠存遠畧今故鎮邊

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
復以孝矩頒行重拠管地兵於江上後數歲自以年
老筋力漸衰不堪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
祖下書曰知執謙楊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
方欲委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
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從節涇部養德卧治也在州歲
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
見誠節傳孝矩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
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委弟

褒見敬知名
褒字孝整使營馬少有成令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
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
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為州里所稱
及長寬仁大度涉猟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
趙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從擊尉迥以功超
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
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辞正遂捨之商人詣闕

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簿責褒曰何故
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
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亹發於佗所上謂褒曰公朝
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
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
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
顧刑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
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
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畫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
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
之一役省以行軍摠管從
州夷獠為寇褒率步騎一
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
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
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
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
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踈內密與其父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覘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襲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襲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敵孝先戰孝先流縱大潰以數千騎渡河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後孝先以數千騎渡河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後都督譚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級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寨安招遠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拊勞之賜馬二十匹錦綵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爵宣納中士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宣帝崩

高祖撫百姓召榮撫其耆帝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
府樂書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
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浦城郡公位上儀
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再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
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候驃騎非軍以嚴正聞後
數歲突厥啓頡可汗雄張塞北詔榮領八
多應募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
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金紫祿大

大明年帝復事遼東徵尒以爲中國疲弊不宜屢
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大駕不臨小寇帝不納復
於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解帶目腫百餘日
帝每令人窺候將卽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
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再拜辭讓情
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
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
後數日帝
其見信如

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宣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至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壯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曜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事吏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大祖既亮大都督鎮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屢入關中署驃騎將軍寧龍爵北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

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李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重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

此是大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
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摠管屢相往
來俄而高祖轉幷州摠管將行意甚不悅晃陰白高
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
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
楊州摠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
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祚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
驗不見乖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
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

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五百户伺間玉
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摠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
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
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
起雄甚銜之後與高頻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久宿滯
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摠管
仁壽時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
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嶷仕周爲朔燕恒三
州刺史襲武騶公安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
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擢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
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撫爲儀同
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招高祖
誘撫爲內應撫懼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
與義何以立身安曰承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
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
之勞過蒙褒擢今叔父逋竄未獲寧處門堦鄧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
爲兄所疑恩禮永絕嗣其廿若蒙全首領爲
幸安拜表言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
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
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
開府進封趙郡公撫上儀同黃華縣男高祖即位授
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善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
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
人也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
險泊舡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

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
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隋
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擢
之氣破賊人之膽副賊所
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
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
復拜赵開府儀同三司
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
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
爲寧州刺史赵爲衛州刺史安子璥赵子瓊始自襁
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
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
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
道用能弘獎大節躰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
及厥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凌季宴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
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
州刺史黃臺縣男赵深知逆順披露丹心謀既彰

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疇庸畀賞宜不踰
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
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
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
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
於是拜安赴俱爲柱國賜綵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赴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晉親族曰
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慨交懷因歎
欲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
十三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慈仏坐事
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寵冠[illegible]惟舊曠昔親姻或素盍平生
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露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
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信矣哉
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
此乎安慈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陋其骨肉使就
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追於誓

隋書五十一卷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毅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維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遇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

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可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

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吏部尚書牛弘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歷誠節但苦債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均志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幼覽女為妃其後以毋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卒大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
異州刺史父兕周開封儀同二司熊絳二州刺史平
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
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
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殫博建
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聲轉盩厔令頻宰二邑著績
連最遷崤郡守入爲御正下大夫甚至士謙反熾從信州摠管王長述

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摠
管荊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
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
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勵
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
南道三十六州發眞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
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
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
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

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
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
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户部
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
青海留連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
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宮時年
六十二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
周室尚武貴遊子弟晟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
其下年十八爲司備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
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
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
帝時突厥攝帝請婚千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
攝俗各相誇競竝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
南公守立又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餐使人數十
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
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笮前與晟曰請射取之晟
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

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善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驍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盛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軍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丁北境命隆壽鎮幽州震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

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慶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撓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乃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荷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詐以戰又處羅

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因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畜所忌其心不自安遂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密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入貢遂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孤兵自防右地又引厭蹛遣連奚霤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倩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具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使

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毒縻謬稱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見蕃國使上反問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敕書與攝圖期會夏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平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帳攝圖乃爛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公出拒之一戰至涼州與震震突定戰賊帥累北時晟復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

勝河波繞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有隙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釁攝圖若因以罪歸之阿波成其風討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分建頭與菁連和而攝圖不能制而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建頭相合爲於北牙舉全之計豈若衆兵負糧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槌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

將帥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屋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段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

勝河波縱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可再取
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衆
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原攝圖當因以罪歸之何
波成其風討滅北牙矣願自量要能制之乎阿波使
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攝圖不能制而
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表裏萬全之計
豈若喪兵負累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
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
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棄北牙衆而殺其

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
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
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
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
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
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
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
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
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

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勱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勱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收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吞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

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長公主劉昶其宇文氏女謀欲反遣欽入朝伺隙稱遣其來降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爾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窮惑雍閭晟至京師且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若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佯其達官知欽所在夜襲獲後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番泣殺太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會議將許之晟又奏曰

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慶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慶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收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滅齊之以刑今其兄弟自相吞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察瞻陳國所獻實皆以識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款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察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爵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欽計議疑惑雍閭晟至京師且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若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指其達官知欽所在夜襲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泣殺太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會議將許之晟又奏曰

臣觀雍閭及爲後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
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
染干必又受其爵祿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
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
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
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吾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戍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
公主以妻之戍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
疾之亟來抄盜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

每心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戍奏雍閭作貳欲打大
同城詔發兵徵皆應染干大戰于長城
閭大懼復其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亦散染干與戍
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亦散染干與戍
獨以五騎遁夜奔走百餘里收得數百騎
乃相與謀詐亡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
我乎乃厲鋒來本無窮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戍知
其懷貳乃令置烽舉烽染干見四
烽俱發問曰城上狀烽何也戍給之曰城高地迥

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
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
衆曰治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戍留其達官執室
[illegible]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
[illegible]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鎮戍遣隆虜覘候雍閭知其牙
[illegible]屢有災一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
[illegible]曰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
[illegible]於是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
[illegible]皆勸奏知仍請出討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
[illegible]女萬餘口戍安置之由

意利珊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
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
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戍箭六矢發皆入鹿啓人之
朋竟勝時有戴群飛上曰公等彈為我取之十發俱
中並應弦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戍獨居多尋遣領五
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
送義城公主護以妻之染干部落歸者既衆
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
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

北四百里拠為横瀼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
忽自安土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
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内攜離其王
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梁半部下分頭招慰
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
人為秦川行軍摠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
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
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
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
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
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摠管聞其弓
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
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
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
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
兩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
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
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

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傑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奏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畧之晟辭曰有男行布今在漢王諒帳下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者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搖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躰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拍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委質咸率晟以歸中竟藏欲令染干親自入朝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

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于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按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賵贈甚厚後突

厥圖鷹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臭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襲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客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伻後遇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受負代陰柔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誉当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踰其

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躰資英武兼包奇畧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終

隋書卷五十二卷

北平進臣魏徵上

列傳十七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後屬尉遲迥等八州叛父鷙少隸憤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納邊儀同三司龍驤將軍

郡公武帝伐吳將軍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
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
行軍摠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
寇江北前後大小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
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風著威名
於是徵爲廬州摠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
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
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
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
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穉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
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
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
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擒之
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
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畧東南通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

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
盛事何用過此聞以忻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
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撝弼曰申國威於萬
里宣朝化於一隅信乘東南之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
旬日廓清寧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
天壤遂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
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撝爭功於上前弼曰臣
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撝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
國韓擒略不交陣此臣之比撝曰本奉明旨令臣與

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
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
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赦罪不賞安得與臣
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
千段有司劾撝放縱士卒淫汗陳宮坐此不加爵邑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渙來時
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撝本名豹平陳之
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讖相應至是方悟其後

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
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撝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
子者撝僞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
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户以行軍總管屯金城鎮
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
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撝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
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
篤忽驚走至撝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
答曰閻羅王撝子弟欲撻之撝止之曰生爲上柱國
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忽卒時年五十
五子世謂嗣世謂倜儻有父風襲爵永康公歷有政
也引世謂爲將每戰先登及交鋒敗爲史所拘時帝
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謂目令守者市酒肴以酖暢揚
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漸進守者守者狎
之遂飲令致醉世謂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撝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
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壽寬平尉迥每戰有
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户開皇初拜安州刺史

時撝爲盧州摠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摠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摠管還檢校靈州摠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妄言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

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襲爵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摠管及陳平晉王廣又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甘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

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軍事尋拜代州總管
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齊州刺史劉隆
大將軍李充王世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
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衆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
偽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
虜亦倍洪又率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
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
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數萬命立郡沙門爲設佛
祭拜洪隴西大守未幾卒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
周爲金州總管弼文護器異而室之臨刑呼弼謂之曰
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
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識以慎口弼少
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

高祖受禪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京
師及諸州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
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
周爲金州總管弼文護器異而室之臨刑呼弼謂之曰
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
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識以慎口弼少
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

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
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
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
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子德業
日新不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己弼曰君
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命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
帝嗣位數見誅弼乃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
為丞相尉迥作亂鄖城恐弼為變遣

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
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
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
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足知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
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
為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畧遠振
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
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

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曹逵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北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當逵等相繼遽進弼軍變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亡情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深入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郊拜禮也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下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

國進爵宋國公賚食邑三千戶加以寶劒寶帶金
甕金盤妻各一并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
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歷轉右武侯
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
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
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
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
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
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吟言云

此二人惟堪煑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
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
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
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
上幸仁壽宮謁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
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宴突厥一發中的上
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
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
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

之在東宮嘗請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群從徙邊子襄亮慷慨有父風以仕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埸尚梗瓜孚宣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隅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中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奚賀若若弼多武毅威雄韓

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也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驍雄膽略並爲當世所推趙王所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卷終